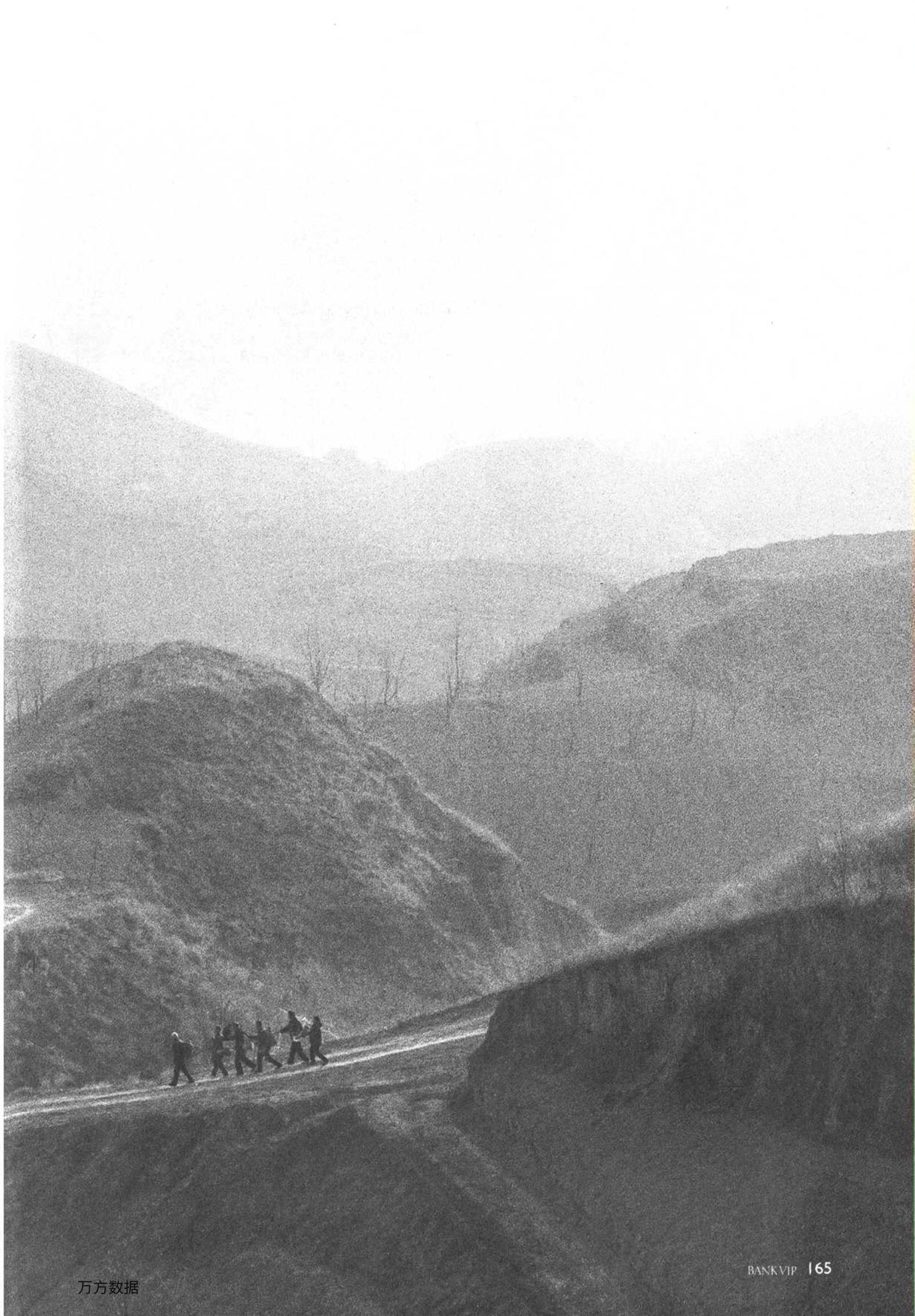


LIFE ON A STRING

盲人说书 边走边唱

每年春节过后各处就开始起戏了，以说书唱道琴为生的艺人们也就在这段时间开始动身了，他们的到来，沉寂的山村有了片刻的热闹与兴奋。在陕北清涧这个称作“道琴窝子”的地方，生儿嫁女盖庙求菩萨、天旱拜龙王、逢七过庙会，都少不了说书唱道琴。窑院中、热炕上，艺人们用手中的三弦、四音、管子、铰铰，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一代又一代为百姓们演义着中国传统的“忠信义”。听着他们朴实苍劲而略带苦涩的说唱，我像被他们牵引着，在这古老的土地上与他们一起走了许久许久……而我关注的是黄土地上的最后一支盲人道琴说书剧团，他们边走边唱，在积极生存的同时，他们带给了这片土地太多的快乐与悠扬。

图文/黄新力





窑洞外，那只讨厌的大公鸡已经叫了第三遍了，守旺摁灭了手中的旱烟锅子，招呼着“起床、起床”，我奋力地爬出了温暖的被窝，腕上的手表指在五点一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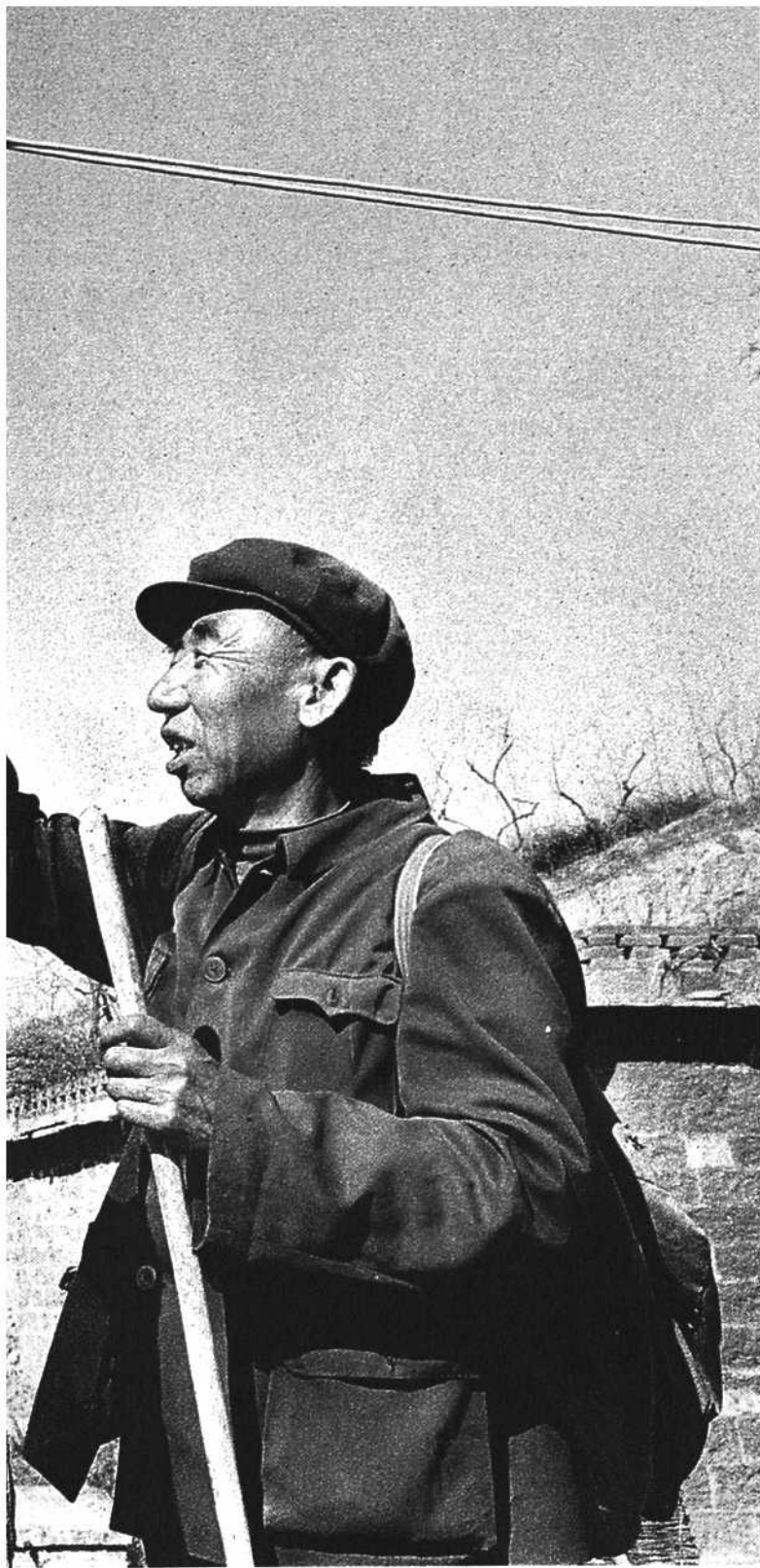
一番忙乱，天色开始变亮时，我们一行已走在去10里外李家洼的路上了，身后住过的刘家沟格外安静。头顶一只长尾巴的山喜雀正欢实地唱着报晓的歌，阳光从云层后面射出来照在前面的山岭上，金灿灿地让人温暖。

今年60多岁的李守旺是黄土高原上最后一支盲人道琴说书剧团的头。那支当年几十号盲人组成的演出队，如今只剩下守旺在内的七八个人了。守旺同另外三个盲人分在一组，

守着黄河以西约三四个乡镇大的划定区域，每年去两次为自己讨生活。

盲人们是在五天前农历三月初八从古镇河口起身的。去年秋天说书时就定下来的日子，守旺和72岁的张晨祥、54岁的张广春、56岁的马国荣从那一刻起，用自己的双腿马不停蹄地奔走50多天进出130多个村庄，行程近千里。他们是黄土地上—群靠说书唱道琴为生，双目失明的民间艺人。

在外人面前，盲人们称守旺为“头”，私下称“老板”，这个地方凡是能称“老板”的表示一定是很有钱。守旺被称老板其实很亏，他和大家一样不是有钱人，也就是



在讨生活时代管一下钱财，当然盲人们也是期望在这个“老板”的带领下多讨得一些生活，让日子过得好一些。李守旺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他是那种很认真又有心计的人，他懂得在人们面前清楚地表达自己，还会在适当的场合去迎合讨好付他们报酬的人。

9点不到，我们到了李家洼村，一拐就进了村长家，村长不在，村长婆姨忙招呼“上炕上炕休息”，不大会儿村长的女儿唤回了正在放羊的父亲，见到村长，李守旺从嗓子深处吼出了今天的开场：

进了大门抬头看

这户人家不一般

.....

道琴说书唱得好不好，成败靠艺人们一张嘴。守旺19岁开始说书，伴着陕北道琴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，演了有上万场，与别人不同的是，守旺不光说道琴，还是这班人的“领头”，肚子里有“急才”，每次演出的开场和结尾都要唱几句即兴编唱，喜开头、乐结尾，欢乐的道琴把主人说得乐哈哈，让大家高兴一番。人这一高兴，办事就顺当，自然出手就不会打绊子。大村子30元一场书，小村子10元唱一场，像李家洼这样不大不小的村子能得到20元。能顺顺当地讨到报酬，除了盲人们的演技，再就是像守旺这样能随机应变的本事。农民出身的村长也厚道，又是沏茶又是压面，一会儿工夫农家的热面就端上了桌，初春的农家缺菜，桌上就放了自己常吃的油、盐、酱、醋四个碟外加一碗从后窑刚捞出的酸白菜。临离开村子时，守旺又即兴当着村长的面来了一段：

村长当得好

白面实在好

.....

说唱完就领着这帮盲人去赶五里外的下一个村子。盲人们走乡串户，眼睛看不见这可是大事，但不要紧，各村派专人送盲人，这可是从古时就立下的铁规矩，千百年不变。

村与村离得近的，盲人们要去四个村，路程远的一天只能去三二个，有时费了老劲赶到一个村子，主事的村长不在，还要去等，要是出远门去了，这趟就算白跑了。常在外面跑，遇到这种事也多。守旺和这帮老伙计们在一起有三十年了，每年大家春天、秋天各聚一次，聚齐了一块走，一块讨生活。得来的酬劳一人一份，公公平平。一趟下来，每人能得600~700元收入，能顶半年生活，日子虽说过得紧巴巴，但生活还要过。

黄昏时刻，一道道斜阳把前面的山丘染成一片橘黄色，山腰间窑洞里飘出的炊烟让沟里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纱，前面的村子叫羊圈山，是我们今晚的目的地。村前有一个大大的石崖，一股甘泉从石崖下流出，李广春说他20岁时来过这儿，那股水有一胳膊粗，甘甜得很。前来担水的乡人老远就和艺人们打招呼，艺人们边走边“喂、喂”地回应着，孩童们雀跃在队伍四周来回窜着，“说书的来了，今晚有道琴了”。片刻间沉寂的山村热闹了起来。

夜幕还未降临，村中就沸腾了，人们扛着板凳早早地占下位子，院中乡亲们拢起的炭火烧得通红，小孩嬉戏追打好不尽兴，姑娘媳妇三五成群围在一起，老汉们靠在窑边大





口大口地吸着旱烟。窑内盲人们喝着主人泡的酽茶，不慌不忙地从布袋中抽出三弦四音，腿上捆上刷刷板，调弦和音。门口还有好多好事者伸长着脖子，透过人群空隙窥探着盲人的秘密。当天色黑定，随着梆子“打打……”响起，在三弦四音里，73岁的张晨祥摇着马扎扎开了腔：

三弦一响人都听

听说来个说书人

……

银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，晚上12点人们才散了场，窗外未燃尽的炭火一闪一闪地映在窗格上，晨祥老人坐在窗前的土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像是还在刚才的道琴中没有回来，同屋的人都进入了梦里。

三月的陕北已是仲春天气，大地褪去了那单调的颜色，嫩绿的柳条儿迎风招展，粉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鲜活的杏花争奇斗艳，每天盲人们在前边走，我尾巴似地跟在后面，听盲人说书、唱道琴，听村中老人讲过去的故事。在过去坡大谷深的黄土地，没有电，也就没有电影、电视，盲人们的到来那是乡村最受欢迎的一件事了，盲人们能演人物又讲故事，吹、拉、弹、唱满足了人们的视觉、听觉等感官享受，看得人们津津有味，足以消磨北方的漫漫长夜，当众人在久久期盼之中，扳着手指算计中，迎来盲人

剧团，村中顿时沸腾起来，人们奔走相告，邀请亲朋好友，抢先占位子，一时间乱作一团。平时盲人们也闲不住，乡亲打井、请水母娘娘、天旱求龙王、盖窑求土地神、坐月子求送子娘娘，都请盲人来唱一阵，弄得盲人们不知是成了人与神相通的桥梁，还是成了人们为取悦神灵的一种赂物。盲人们还未进院，炕头大锅里就煮起了刚宰杀的肥羊，炕上、院中道琴唱得声声震耳，书中杀得你死我活，锅中的羊肉香味四溢，一场书说完一锅羊肉就煮好了。炕上铺上毡垫，炖好的羊肉放在粗瓷盆中就端上来了，倒上自家做的米酒，请艺人们美美吃一顿。

盲人张广春给我讲：他小时看过道琴，竟跟着盲人在村子里辗转了十多天，且一出戏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戏词倒背如流，后来家人追寻了几十里，才将他从戏堆里拉了回来。

道琴这古老的地方剧种，说书这苍凉愁壮的说唱，连接着多少人的心，牵动着多少人的情。陕北道琴曾经辉煌过，但现在渐渐被人们淡忘了，盲人们说的书、唱的道琴将会在我们这代人的视线中渐渐远去。黄土高原上最后一支盲人道琴说书团，当我在相机里把他们的身影留住的时候，会忽然泛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因为，他们的身影也许以后只有在我们的记忆中才能去寻到，更别说他们那苍凉而浑厚的可以穿透这片大地的歌声。■

